

黃郁雯

人生在世，有兩大關卡，是很難過又不得不過的，一是我們存在的形軀，一是我們過活的人間世。人的真實生命須靠著有形的軀殼，才能實踐人生的行程，然而，這有形軀殼卻是有限的！所以，打從娘胎始，人便註定要學習駕馭（或受控？）這有限的、悲劇性的個體，翻滾於這顛簸悲苦的茫世？

洗淨濃妝為阿誰，
子規聲裏勸人歸，
百花落盡啼無盡，
更向亂峰深處啼。

唐 洞山禪師

人的苦，是由於不安。不安則源自於不能接納自己，不能接納自己是由於相互比較。人一旦

心存比較，就會執著；執著心不除，則所有的虛妄即隨附而來了。所以洞山告訴世人，必須洗除心中種種虛妄，依真我去生活，才能回歸真正的自己，合於道。但是，諸相種種，執念一繫，要破，談何容易？

所以在莊子精神修養裏有三層意境：

第一層是周是周，蝶是蝶——周與蝶為形軀所拘限，生命互不相通；這是就人的感官界來說的。

第二層是周不是周，蝶不是蝶——此即莊周夢蝶，即是「忘我」。不論是周夢蝶，還是蝶夢周，都是突破了有形而昇越到無形的精神互攝，推展無限。這時，周可以是蝶，而蝶也可以是周。

第三層是周更是周，蝶更是蝶——這是禪宗所說的「最初自由狀態」，即通過了感官經驗上的



過程與莊周不是莊周的精神昇華，此時的莊周就可以更是莊周：涵攝了蝴蝶生命精神，與蝴蝶共活，交感一體的莊周。

當我們通過自身的修養容受他人時，我們有限的生命，就不斷地超拔擴大成無限互遠的生命；驀然回首，漸漸瞭解在有限與無限之間，自始就不需任何鬥爭，我們一直熱切、渴望追求的「真我」，無時無刻不在那裏的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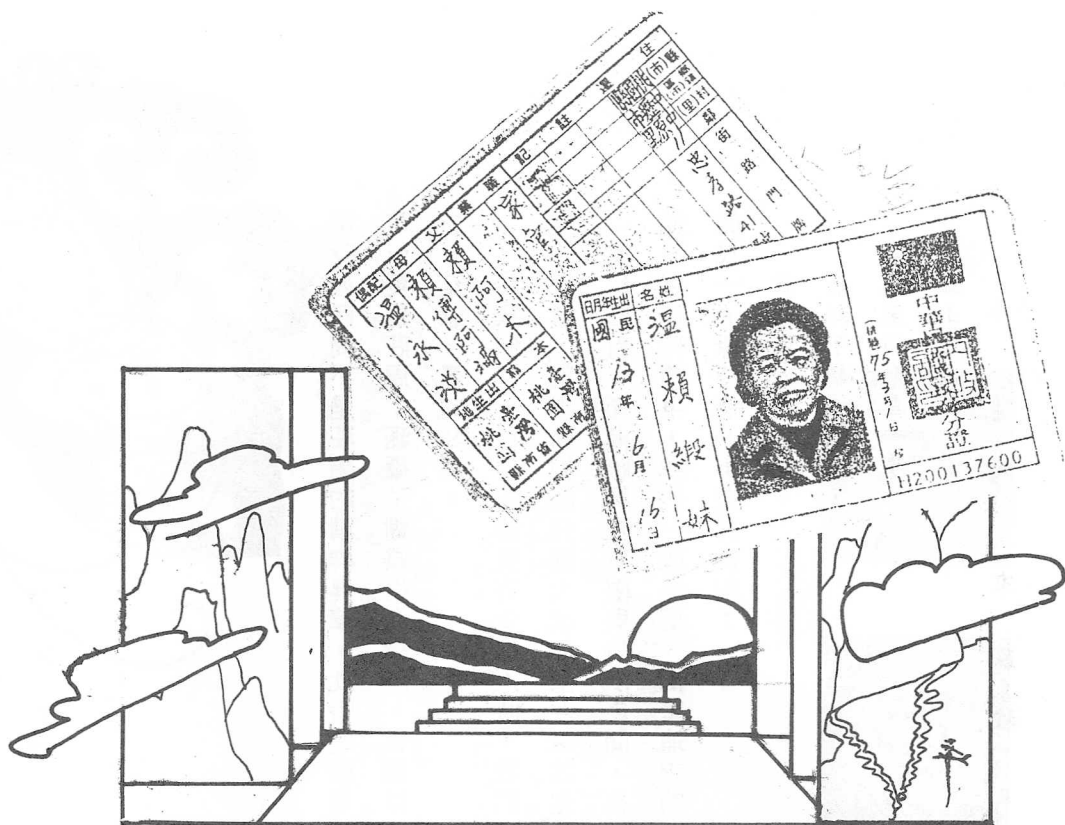
廬山煙雨浙江潮，
未到千般恨不消，
及至到來無一事，
廬山煙雨浙江潮。

宋
蘇東坡

清淨經云：「大道無形，生育天地；大道無情，運行日月；大道無名，長養萬物，吾不知其名，強名曰道。」道是不生不滅，真常不變的，大而無外，放之彌於六合，無處不有，小而無內，卷之退藏於密，無物不在。所以，切莫小看「我」——未有天地先有我，天地與我同根，萬物與我同體，這個「我」就是「真我」，是獨一無二，唯我獨尊的主宰：千萬不要看輕自己！

「翰墨文章滿天下，少有世人知道法，綱常倫理人人究，只缺一指路便差。」古人千里訪明師，萬里求口訣，爲的就是要破除迷妄，超越形相的束縛，能超生了死，跳出輪迴；而今適逢大道普傳時期，一貫弟子更該自重、自愛。後學乃是廿世紀的文明人，最近卻親見一件「不太文明」的事，是屬於子不語的奇蹟：

生于民國十三年六月十六日的賴緞妹女士，於民國七十六年五月廿五日，在中壢地區黃氏佛堂求道，求道後非常虔誠，勤研道理且練習持齋。民國七十九年四月十九日赴大陸旅遊，預定于五月六日回臺灣，卻不幸于五月四日上午十一點在福建泉州因心臟病發而歸空。以下是詳細的過



程與時間：

- (一) (79)、5、4 寄放泉州舊式火葬場，所謂舊式，就是草蓆和冰塊組成的。
- (二) (79)、5、9 賴女士的丈夫及三位子女趕達泉州，賴女士面頰紅潤，有彈性，流淚。其家人託中國國營外貿公司辦理回臺手續。
- (三) (79)、5、24 五時由泉州至廈門機場（八時許），十時卅分搭中國民航至香港（十一時五十分），休息至十九時家屬搭華航回臺，棺木于廿一時十五分搭國泰貨機回臺。
- (四) (79)、5、25 十時棺木抵達中正機場，十二時卅分由機場運至中壢市市立殯儀館。
- (四) (79)、6、1 運回家中前，為賴女士化妝，仍流淚不止。運到家後入斂時，竟身軟依舊，栩栩如生。

這樣一樁令人不可思議的事，活鮮鮮的發生了，就在這麼一個科技昌明的理性時代裏，顯化著它的奧妙。諸位前賢，阿拉伯數字、化學元素參不破的，就用您的「第三隻眼」來掃瞄吧！奧妙究竟在那裏，那自是妙不可言囉。